

问题：中国现在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被宏观组织的有效性掩盖的微观组织的无效性。

央企领航的国企舰队、党政一体 - 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协调一致的政府体制和从中科院、大学到大规模义务教育一体的教育体系，以及有效管制的新闻舆论场域，给了中国举世无双的整体竞争力。

在国家竞争这个层面上，中国如同一个睁着眼睛、竖着耳朵、四肢健全的脊椎动物。

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其他国家，在国家意志和总体行动力方面，落后的如同水母，好一些的也有如海星——他们的整体动作更多的是刺激驱动的，而非理想、战略驱动。即使有耳聪目明的精英，也无法凝聚足够的共识，无法动员足够的资源来采取真正敏捷的行动。而不够敏捷、不够坚持的迟缓的、三心二意、四年或者八年一反复的所谓“战略”，已经渐渐沦为笑谈了。

他们总是在幻想那些大胆行动的对手一定会下错赌注，不如他们这样听任由程序正义保证的自然博弈占卜出的结果更正确，

这其实是一种无根据的自欺欺人——或者更刻薄的说，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下被集体意识的焦虑催生出来的政治正确。

因为重要的并不是会不会犯错误，而是会不会承认错误、会不会改错、认得够不够快、改得够不够快。主动的决策——无论是来自少数精英的决断、还是来自复杂的投票制度，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质量上的客观区别。西方发达国家能做出相对高质量的决策，事实上与民主制度无关，而更多的是基于传承不断、积累深厚的学术遗产。

不同于制度上的优势，遗产造成的优势不是增量的优势，而是存量的优势。

中国并不能作出质量更好的决策——甚至因为学术积累的不足，中国几乎总是从更低的政策起点出发。

但是，兔子需要比乌龟多跑十米，对兔子并不是致命的问题。

但是在另一面，中国宏观层面的高度有效性，被微观层面的低效性严重的拖了后腿。

我们的朋友、师生、亲子、同事、上下级、恋人关系，严重的失灵。

哀鸿遍野。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甚至都不存在一个可以参考的总体方案。

人们不知道应该怎么作为一个朋友、一个下属、一个上司、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一个同事、一个恋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父亲/母亲、一个儿子/女儿、一个成人、一个孩子生存。

这不仅仅是下属和上司不和、丈夫与妻子不和、朋友与朋友不和、学生和老师不和、子女与父母不和、陌生人与陌生人不和的问题，还是今天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不和、明天的自己与今天的自己不和、此一处的自己与彼一处的自己不和、此一身份的自己与彼一身份的自己不和。

与人不和，尚且可换。与己不和，何处可逃？

而眼下的中国没有显著可见的足够扎实的、自洽的、可广延的、可以规模化而自持的、同时又与顶层设计兼容的个人伦理框架。

每个人都在摸着石头过长江。

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甚至，是这个世界目前最大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本身还并不是这个问题真正要害的地方。

真正要害的地方是“这个问题应该循着何种框架去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混乱。

首先横亘在人们面前的，是“朴素自由主义”的障碍——人们普遍的接受了一种未经审视的、名为“自由主义”，实为虚无主义的思想预设。

人们下意识的认为排除一切关于个人价值观的受影响的可能，是获得和保证个人自由的必由之路。

“认同、追随、服务、甚至学习，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被奴役””——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已经被这个时代写入了人的思维底层的心理本能。

仅仅是被说服、受到了自己觉察得到的影响，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就已经是足以引起警惕、值得动员反抗的红色警报了。

实际上，这就是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之一。

这造成了人在心智上的天然困境。

如果你在心理上对被说服都会感到厌恶，那么你就必然在心智上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

于是伦理的泽国，你只能独自一人去蹚了。

哀鸿遍野。

---

我写这些是为什么呢？

是要让你们看完这个哀叹一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吗？

是要你们同声鄙夷知识分子们争名逐利、放弃自己的责任，以至于让万民无所适从吗？

是要你们又一次把责任怪在体制上、国情上吗？

并不是。

我只是希望你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要害的问题。

而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再没有比这种切身关系的失败更个人的问题了。

因为这就是你每天的生活——一呼一吸，一饮一啄。

但你到底投入了多少精力在锤炼你自己的价值观？思考何人应该为友、何人应该为师、何人应该离弃、何人应该亲近？

要我说，与其说是国家没给你准备好一个官方版或者知识分子们见利忘义没给你理出个懒人包，不如说是你个人对自己的不负责任，造成了你自己个人的困境。

如同一个饿着肚子的人在责怪该给自己送饭的人迟到。

难道他一天不来，你就一天不吃吗？

你自己花了多少力气在这件事情上呢？你这力气是怎么花的呢？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微观层面的失灵，国家、知识分子承担的责任是小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

“那些只是你的借口。”

这判断其实不是我下的，而是天下的。因为它显然没有因为你找到了这样的借口就放你毕业。

它不关心你是因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它只关心你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摸着石头过长江，长江很宽，石头很小，但是你花了多少力气去摸？摸了多久？

你上一次为此锲而不舍的寻求答案是什么时候？失恋的那次吗？绝交的那次吗？丢工作的那次吗？

那次很痛，你很挣扎，你问朋友、问父母、问知乎、问心理医生。

那些答案你都不满意。

然后呢？然后怎么了，你还记得吗？

“慢慢就好了”，“时间会治愈一切”。

好什么啊……只是又开始重新计时了。

不要管别人是不是醉生梦死，你不要这样。

想通你自己的伦理观，这是你的头号问题。比考好大学、进好公司、结婚、赚大钱、住大房子更重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容你绕过的问题。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无任何可靠的经营理念，全“望天收”，指望靠自己“惊人的生产力”去收买一切关系人？

坦白告诉你——第一，你的生产力没有那么惊人；第二，无论多惊人也买不了；第三，别管政治经济学，对你个人，总是先有伦理的蛋，再有“生产力”的鸡。

我希望这些啰里八嗦不断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前调已经把话说清楚了——目前这个困境，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自己对伦理的不努力的结果。

无论你是从爱国的角度，还是从爱你自己的角度，你都要下更大的功夫去解决这个问题。

---

如果你真的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要首先考虑几个关键的问题。

首先的一点，就是这个时代对人的伦理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准确的说，是以前所未有的严苛性强调出了一个老要求）——共融。

在二战前的时代，因为各个文化圈都因为思想上的进步有过帝国辉煌——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秦/汉/隋/唐/元/明/清帝国、大不列颠帝国、苏联帝国、美帝国。这诱导出了人类一个极其要害的集体潜意识——意识形态应该是有至尊的，理应最终要定于一尊的。

定于我这一尊。

这使得一切基于信仰的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都抱着一种“顶多暂时容忍你们存在，大家走着瞧”的心态——一种“我是你们全体的掘墓人”的心态。

这种心态投射到个人层面，就是一种“我之所以信我所信的，是因为它最正确”的心态。

---

这种“我只想选择真理、我所选择的必为真理、真理必为唯一至尊”的基本认识，在埃及统治的傲视邻国的北非，在巴比伦统治的威震四方的两河，在横扫亚细亚的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希腊，在混一域内、威临三洲的堂堂罗马、在在纵横四海独占美洲的西班牙、在所向无敌、天佑女王的日不落的大不列颠，更不用说在席卷六合、君临天下的中华帝国，都曾经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我的成功无可置疑，我的真理岂容置疑？

人类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以真理为名征服的过程。是生活方式、社会伦理的强加过程。

是名为统一化，实为唯一化的过程。

儒，其实容不得释和道，新教其实容不得旧教西方其实容不得东方，蓝的其实容不得红的，新的其实容不得老的。

只不过时机不成熟，且饶你再得意两天罢了。

是一个彼此为敌，不容异己；偶尔妥协，终有一战的过程。

既然我最终必胜，我于是不需要与你永远共存的问题，我只需要考虑怎么安然的度过你灭亡之前的这段日子的问题。

因此，几乎所有古典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都缺少真实的和异己真正和解、真正共存的诚意。

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你发生意识形态立场上的犹豫和憧憬，你就会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没有足够的“和解的遗产”而陷入自我的敌对。

倒向一边，你就自动继承了这种意识形态对其他同类的根本排斥，不由自主的与之为敌。因为这些意识形态根本没有教过你如何不与其他人为敌，最多（作为一种战术）教过你如何韬光养晦、和光同尘、虚与委蛇。

这些敌人，不光包含与你信仰不同、立场不同的其他人，也包括当初曾经想法不同、立场不同的自己。

去年你从此，今年你从彼，则今年的你就是去年的你的敌人——你死我活的敌人。

明天你的“悔改”，实则是对今天的你的处决。

---

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文化版图终于因为现代化而真实的接壤的时代，信息化、全球化导致所有的意识形态在信息空间乃至物质生活中直接穿插交叠。原本被不可逾越的海洋、沙漠、高原、冻土、山脉保护在各个局域里自以为天下无敌、最终必胜的意识形态一下子就和原本远在天边的对手们鼻子顶着鼻子的活在了一起。

而核武器、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更是一个黑色的玩笑——尝试设想一个用不可思议的正确理念指导出压倒性的学术、工业、军事、经济能力，然后在一切领域用无可辩驳的富有、强大、先进去慑服、征服、折服一切其它意识形态，最终达成唯我独尊的永远正确，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乃至不健康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依靠我，我依靠你，伤害你即伤害我，打击你即打击我。

至不济，还有核武器。

谁能消灭谁？

谁比谁真的永远优越？

谁比谁真的永远强大？

谁真的是一无是处？谁真的是毫无希望？

可以这么说，历史已经用种种无法抗拒的限定向人类斩钉截铁地宣布——“独尊真理”起码在这个时代、在实践层面上已经不再可能了。

对每一种意识形态而言，“与敌人们共存”都已经不再是选修课，而已经成了必修课，而且是一票否决式的绝对必修课。

不是“如何暂时忍受”、“如何虚与委蛇”、“如何避免激化矛盾”——这只是学前班预科，想要从这门课里毕业，你必须要修到“如何与对方建立建设性关系”，修到“和谐共处”。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与和谐共处的问题，

而且是你与你意识形态不同的朋友、你与你意识形态不同的生意伙伴、你与你意识形态不同的伴侣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与和谐共处的问题。

更要害的是，在本质上，这也是今天的你与明天的你、此处的你与彼处的你自己的建设性关系和和谐共处的问题。

这问题不容你回避。

(未完待续)

编辑于 2021-05-16

<https://www.zhihu.com/answer/1273523696>

---

评论区：

Q: 有一次吃午饭，突然想用左手使筷子，发现其实也还是不错的，虽然用起来没有右手顺手，但满足我的进食需求是完全可以的。

很多事，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随后我又想到，如果可以，可以尝试倒退行走，倒立行走，爬行，肯定每一种不同的运动方式都会有新的体验。

为什么小孩子们喜欢倒退走路呀，弯腰从胯下看世界呀，因为他们的身体在编程阶段所以还在尽情探索和尝试。当他们对身体探索结束以后，慢慢将身体作为一个工具使用，那自然就会采用效率优先的方式。这个过程就像小农作坊的自然经济，必然向着集约化专业化的经济形势转变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选择。然而到了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发现这样高度分化特异化对身体的使用，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会固化，偏执化自己的思维方式。

随后，第二次觉醒出现了，开始尝试着像我刚才一样慢慢的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整个世界。可是这三个阶段是可以分割的吗？

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虽然有相似的相，但必然是绝对不同的态。

虽然由于身体所限，未必真的每一种方式都能实现，但如果能有这样的觉知，必然会对他人多一层同情和理解。所以每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每个阶段都是同样重要的，所以闻道固有先后，但阶段实无高下之分。

如果结果是止于至善，我们终其一生都是旅人。

这件事如是，世间事皆同此理。那么众生平等，万物一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觉知而已。

然后我又在想，如果不能万物一体又会怎样？那必然是自己同世间万物割裂开，时时以自己为镜，为标准，所以看万物都是不满意的。只有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相同的道路上行走，只是阶段不同，那么才有可能真的理解和觉知。

有了真正对这万物一体的理解，才能产生真正的谦逊，自然远离了自卑和恐惧，贪婪和急躁。我们从不能创造真理，我们只是因为机缘看到它而已！所以此道，彼道也都是描述真理的一种形式，不同阶段，也可能是过往/将来的自己之意识，众生皆苦，可这苦又是必须的。这路只有匆匆百年，念及于此不禁如芒在背，不禁悲从中来。

A: 善哉。

---

Q: 没必要把什么问题都往中国身上扣，很多问题其实是人类社会共同存在的问题。

上到专家学者，下至市井小民，人类都是不愿意被说服的，相信自己是对的是人能正常生活的基础之一，不论他相信的是什么。

伦理方面，我认为更多是由于现代社会发展过快造成的。从过去的传统人际关系到现在的互联网社会不过十几年而已，环境不断发生巨大变化，思想也就难以稳定成型。而锤炼价值观，其实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

你要有时间和精力，而不是每天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劳作。二你要有能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足够的知识与经验是思考的前提，忽视这些去强行思考也不会有什么靠谱的结果。三你要有意愿，抖音游戏八卦，有这些契合人类天性，不动脑子就能获得的简单快乐，为什么要去做低刺激度，还对自己根本价值观产生冲击的痛苦的思考呢。

A: 你的观点是"没时间，所以伦理观的事就算了"？

Q: 当然不是算了，我是说，把这个价值观建设的责任放到大众身上是不现实的，至少现在不现实，因为大部分人尚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能去思考改进价值观的人已经是少数人了。整体环境的改变和进步才能带来整体价值观的进步。

A: 这个责任按照【自然法】，是任何人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

这跟饿肚子了，吃饭是个人责任没什么区别。

不管这个人多不会种地、多不会赚钱买米，解决饿肚子也是 ta 的责任。

没人教、自己想不通，一样。

---

Q: 佛教和儒家文化有先生提到的微观模板。关于如何做老师，做学生，做丈夫，做妻子，做领导，做员工，都有说到。具有完整世界观，价值观。因为每个人因果不同，看待问题角度，接人待物，做事方式方法就会不同。

A: 问题是那些已经行不通了。

比如那个以绝对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孝道”。

让你们守，你们办得到吗？

Q: 古书里有很多集体主义环境下的伦理行为到现在都是行得通的。

你这样说其实是在求一个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伦理。这一点因为古代天生反对个人利益至于家国之上，确实大部分思想都在西方，但问题是人类从来没有扔掉集体主义呀。

A: 现代如果抛弃资本体系会输掉国家竞争，所以原有的伦理体系才崩溃了。

---

Q: 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应该怎么做，但是有一拨人就天天说我“不成熟”，我往东走也是不成熟，往西走也是不成熟，我是不是每天应该什么都不做？

难道这波人他们已经有一个对生活的可行性方案了吗？还是说他们也不明白，反正只要 diss 我就对了。他们就觉得对人的最高评价是“成熟”，不是善良，不是有洞察力，不是有创造力。不是温暖快乐有能力有贡献什么的。“成熟”的标准也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主观判断的。

A: 对，要害就在这里。

---

Q: 我上大学的时候纠结过很多的问题，家庭关系，个人的处事方式，制度的运行方式等等。也经历过“信仰”破灭（后来被证明那只是不当的家庭教育培养出来对社会的错误认知，完全称不上是“信仰”），这也导致后来的我我对任何堪称“信仰”的观念都持保留态度，没想清楚之前不敢轻易再去交出自己。后来工作和恋情都经历了不顺，偶然看到您一篇关于分手见人品的文章，慢慢顺藤摸瓜读了您很多文章，才意识到了其实我混沌的地方是伦理行为准则。

不得不说，您关于 caritas 的伦理观念，及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帮我理顺了我自己：我现在能够理解，我的妈妈对于我的教育已经竭尽她所能，确有不妥——但谁家父母的教育方式可称“完全恰当”呢？在她的养育下，我接受了高等教育，给了我一个机会能够站在她的肩膀上寻找自己的方向，重新构建自己的认知。

而我爸爸，也是由于爷爷奶奶的不当教育理念，才一直没有学会自立。我原谅了他——接受他自己应该为现在不算好的处境负责，但同时不再拒绝他对我的关心。

对于爷爷奶奶，我心疼他们年事已高还要为我爸爸操心，但同时也接受这是他们自己失败的教育方式的苦果。我尽好作为孙女的义务，无法、也不必背负起他们对我爸爸的怨怼。老一辈人的恩怨已成定局，各担其责。我不必以“上帝”自居，自负（实为傲慢）地想要帮助他们所有人理顺关系，只需建立我与他们各人的爱的关系即可。

在我妈妈的教育下，我成长成为了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有时候又觉得原则跟现实挺矛盾的，不知道应该以什么准则行事。狠不下心做一个“不道德的人”，却又总担心按道德行事会失去竞争优势——毕竟不讲道德想的人常常能获得短期的好处。后来看见您的文章，做过一些小实验，更加坚信了若为深远计，仍应直道而行。

我以前也不太能把握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边界，对人对己都要求过高，还喜欢“指点别人”。但其实我自己也不是总能确信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比别人高明 [捂脸]后来读了您一篇关于自由的文章，明白了应该尊重人家“无知”的自由，之后当人家主动询问，才能“指点”人家，否则就是干涉人家的自由。只有切实地尊重对方，不作强硬要求，才更能获得对方的认可。

更别说恋爱关系里，没有任何承诺或者外部力量，能够将两个人绝对绑定在一起，否则只是将分手的隐患掩埋，在今后的日子里迟早会爆发。而往往是尊重对方来去的自由，才能收获对方的信任与依赖。

想跟您真诚地道个谢，如果不是您的文章，我可能还要很久才能领悟。毫不夸张地说，遇见您是我自我成长路上最幸运的事情（没有之一）。我以后想转行做老师，希望能把从您这里学到的道理传授给我的学生，帮助那些仍处在混沌之中的人。

这条评论实在太太太私人了，明早删

A: 我觉得倒不用删。

另外要传递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要去做老师

大面积改变了人们的想法的人，并不见得都是教师。

例如雷锋，例如钢锯岭那位，例如辛德勒，例如岳飞。

是做出来的事教育了人，不是人教育了人

---

Q: “想通你自己的伦理观，这是你的头号问题。比考好大学、进好公司、娶娇妻、赚大钱、住大房子更重要的问题。” 希望可以把这句话里的“娶娇妻”去掉，因为我是女生，我不用娶娇妻，这篇回答对我的启发很大，但是这三个字让我感觉这篇文章不是写给我看的，是写给男生看的。。。

A: 好，我改改

---

Q: 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闲余的精力去思考那些蛋疼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这不是很正常的嘛。这就是人生。

A: 所以蛋疼

---

Q: 真诚友善，有错立即认，有难立即帮，反而才是活着不费力的唯一办法

---

Q: 你好，从结果的角度看的话，文中提到个人伦理框架答主认为应该是大多数人的自己建设，还是极少数人的合力建设然后推广？

A: 每个人自己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

别人的答案要积极参考，但是这不能替代自己做出的回答。

---

Q: 答主你好，如果想解决自己的伦理问题，您的家族答集可以算是一个参考方案吗？

因为自己在生活中孤身一人，想要重新培养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

A: 当然可以

---

Q: 恕我直言，这篇文章前后的逻辑是混乱的。或者说，在我看来，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更加清晰和简洁的语言来说明白自己的观点的，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兜圈子，为什么要故弄玄虚。在我看来，这样做只是在遮遮掩掩，试图以一种看似客观的角度来偷换概念，然后推卸掉自己的责任。我建议作者有空把文章脉络重新梳理一下，不要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A: 免费区无客服，谢谢。

---

更新于 2023/4/4